



在青年诗人林萧的新作诗集《风吹人间》中,“风”是一个反复出现的核心意象。它吹过田野与城市,吹过童年与暮年,吹过亲人的脸庞与陌生人的背影。诗集收录一百三十多首诗歌,全书分为:延迟的雪、词语光芒、沿江而下、乡村叙事、清水人生、玫瑰表情六辑。立足多元书写维度,作者以克制的笔触、深邃的洞察和独特的修辞策略,构建了一个立体的诗学空间。

读他的诗,你很少见到华丽的辞藻或惊心动魄的修辞。更多时候,他是一个安静的生活观察者,用近乎白描的笔触,捕捉那些我们习以为常却暗藏诗意的瞬间。《雨后》中,他写女儿小心翼翼避开蜗牛:“你小小的年纪,就懂得慈悲/让笑里藏刀的我们,羞愧不已。”这是日常场景里的意外发现,孩童天然的诗性映照出成人世界的钝化与麻木。

作为诗人,林萧的身份是多重的。他是父亲,在《写给女儿》组诗里,五岁女儿“心里长满哲学命题”的追问,让中年父亲的困顿与温情层层展开;他是儿子,《延迟

的雪》中,待业在家的青年面对沉默的父亲、劳作的母亲,普通的一顿早餐竟让他“一阵哽咽”,而窗外那场“延迟了两小时”的雪,成为亲情最克制的隐喻;他也是一位失去亲人的书写者,《春天重返人间》怀念逝去的慧姐:“姐,只有一遍遍想起你,春天才会/重返人间。”这里的“春天”不再是季节,而是一种活下去的勇气与坚忍。这些书写亲情的诗歌,没有滥情的铺陈,却字字深情,令人动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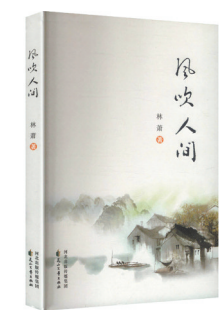
值得注意的是,作者并不满足于私人情感的书写,他的目光始终在向更广阔的世界延伸。《风吹人间》一诗中:“风穿过我的身体和中年/带着一半冷漠一半悲悯/吹向更辽阔的人间。”这是诗人对自我与时代关系的清醒认知。《饮水机》里,写一个买不起饮水机的普通劳动者:“感觉自己跟一台饮水机/并没有多少区别/他的体内机器声轰鸣/饮水机正在不停加热/这水深火热的人间。”将工业文明的冷硬与底层生存的温热并置。生态意识是这部诗集的另一重维度。

在《在江心岛,我想与一只鸟签署协议》中,诗人渴望与鸟类“以朋友的身份相处一场”。“互相交换赖以生存的空气和水/如同交换彼此的信任、语言与同样卑微却顽强不息的生命。”这不是廉价的浪漫想象,而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思考。这也向我们表明:好的生态诗歌不是写自然,而是站在自然的一边写人类。《行走江心岛》里那个让“垂钓者、涉猎者、砍伐者”被“隔空旋转出虚无之境”的想象,带有童话般的善意,却也暗含批判。

作者的诗歌语言干净、凝练,有一种“少即是多”的智慧。他在《病中记》中,写人到中年生命困境:“拥有疾病三千/我的身体是空旷的医院/自我诊断,开出的药方/却总抓不齐一味/叫做故乡的药引。”故乡成为治愈生命创伤的药引,这个比喻既新颖又深刻。《体内的盐》写泪水中盐分的流失,最终追问:“有多少人还能捧出体内的盐/有多少体内的盐还是白的/并保持着最初的咸。”这是对生命本真状态的追问,也是对诗人自我身份的拷问。

作者的诗歌魅力在于情感的真诚与思想的深度。他不逃避生活的粗粝,也不回避内心的疼痛,但他总能在困顿中找到光亮,在平凡中发现诗意。这种对微小幸福的敏感,让诗歌具有了温暖人心的力量。

《风吹人间》是一部需要慢读的诗集,也是作者对人间的深情告白。作者以诗为炬,照亮了亲情、自然、人生、情爱的每一个角落,让我们重新审视生活、感悟生命,找到内心的安宁与力量。



《风吹人间》
林萧著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不必急于读完一本书,阅读本身就是一场不急不赶的漫游。



文心汇大河

□黎江毅

欧阳詹与韩愈同列“龙虎榜”,名动京华。二人意气相投,秉持文以载道的主张,一同力斥六朝浮靡文风,可惜欧阳詹英年客死长安,韩愈挥泪写下《欧阳生哀辞》,留下中唐文坛一段知音相惜的佳话。

这场闽地与中原的文心共振,不只是欧阳詹与韩愈的交谊,更是中唐古文运动南北呼应的鲜活注脚。只是后世谈论韩愈,大多将他定格为“文起八代之衰”的孤峰,把同代文士的身影淡作背景,也遮蔽了他广阔交游背后的精神世界。学者赵柏田新作《大河之诗:韩愈和他的时代》,恰好打破这一叙事惯性。全书以韩愈为轴,铺展盛唐落幕之后一代文士的群星图景,让这场跨越南北的同道之谊,重新汇入文坛奔涌不息的长河。

书名《大河之诗》,取柳宗元“韩子之辞,若囊大川焉”之意。全书循着贞元至长庆的时间脉络,分为十章;以“大江来的怪物”破题,从“一夜船中语到明”收束,完整呈现韩愈从仕入京、宦海浮沉、两度贬谪,直至晚年主盟文坛的一生。作品采用内外双线交织的结构:外线依朝代时序推进,恪守韩愈人生轨迹;各章内部拆解成诸多文人生命片段,以韩愈为主轴,串联孟郊、张籍、贾岛、柳宗元等同期文士的人生切面,同一史事常从不同人物视角交错呈现,彼此互见。赵柏田以诗史互证的笔法,既梳理韩愈的仕途轨迹与古文运动脉络,也细读诗文内里的心路与性情。无论是“人间事势岂不见,徒自辛苦终何为”,或是“少年气真狂,有意与春竞”,还是“一封朝奏九重天,夕贬潮州路八千”,喜怒、窘穷、忧悲、愉悦、怨恨、思慕、酣醉、无聊、不平,都嵌入一代士人的群体命运,铺展出中唐社会与文化转型的壮阔图景。

作者对唐代文人群像与精神脉络有着长期沉潜的体察,《大河之诗》既是他对唐代文学研究的延伸,也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心对话。为还原一个更真实的韩愈,他循着韩愈宦游足迹,赴西安、洛阳、潮州等地实地寻访,让山河遗存与纸上文本相互印证。

“凌大江之惊波兮,过洞庭之漫漫。”韩愈存世诗歌近四百首,读来确如奔涌大河。读完《大河之诗》,我对“文以载道”也生出更深的理解。这本书,将“文以载道”落实在韩愈一生行迹之中:朝堂之上犯颜直谏,是士大夫守道不移的风骨;贬谪之地兴学启民,是儒者行道于世的践履;文坛之内力矫浮靡,是为文者以文明道的担当。文与道从来不曾割裂,而是贯穿于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践行之中。更有意味的是,书中从容铺叙欧阳詹、孟郊、柳宗元一众同道,让人知晓:文以载道从来不是一人孤倡,而是中唐一代士人共有的精神追求。这份共识汇聚成不息长河,穿过大唐的岁月云烟,至今仍有涤荡人心的力量。

百姓从未忘记韩愈。这份铭记,不只来自庙堂谥号、史书评断,更藏在岭南山水地名、代代相传的口碑里。直至今日,潮州山水因他改姓韩:水曰韩江,山曰韩山,路名昌黎路,桥为广济桥,湘子桥便是它家喻户晓的别称。大河奔涌千年,比诗文流传得更久的,是韩愈心系百姓的一腔担当。



《大河之诗：韩愈和他的时代》
赵柏田 著
北京大学出版社

心有所定,方能自由摇摆

□章剑峰

很多人熟悉的爵士乐歌手埃林顿公爵于1932年创作了《没有摇摆就没有意义》。这首经典名曲确立了“摇摆”之于爵士乐的灵魂地位,强调倘若缺少独特的节奏律动感,音乐便失去生命力。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刻意颠倒语序,以《没有意义就没有摇摆》作为书名,写下一本十一万字的音乐随笔。

重塑“没有意义就没有摇摆”这一命题,并非村上春树在玩文字游戏,而是他以半生阅历沉淀而成的审美表达。在他看来,音乐从来不是机械的技巧堆砌、冰冷的乐理框架;所有动人的律动、自由的摇摆,终究依托创作者与聆听者赋予其中的心意与温度。没有内在意义作为支撑,再娴熟的节奏、再华丽的旋律,也只是空洞的声响,无力打动人心。

熟悉村上春树的读者都知道,他热爱长跑,痴迷音乐,还是一名资深乐迷,在爵士乐领域钻研尤深。事实上,从事写作之前,村上春树正是靠着经营一家爵士乐酒吧谋生。即便后来从酒吧店主转型为专职作家,他也从未远离音乐,音乐也始终陪伴着他。爵士乐、流行乐、摇滚、古典,都是他的心之所好,写作之时,音乐也常伴左右。可以说,音乐是村上文字里一道独特的风景,从《且听风吟》到《舞!舞!舞!》,再到《海边的卡夫卡》,音乐一直潜藏在他的叙事肌理之中,化作人物精神呼吸的隐秘节奏。

而《没有意义就没有摇摆》,是村上春树第一次褪去小说的虚构外衣,以随笔这种坦诚的形式,记录自己半生与音乐相伴的心灵对话。这本纯粹的音乐随笔,没有跌宕的情节,不涉荒诞的隐喻,却藏着村上春树的文学创作取向,也道出普通人对抗庸常生活的一种方式。

村上春树每次聆听一首作品前,总会先细读创作者的生平起落,读懂他们人生里的困顿、执拗与温柔,再静下心来听乐曲。这时音符便不再是孤立的声响,而是人生阅历的外化、情绪与执念的倾诉。因此,和许多沉溺于乐理拆解、流派界定、技法剖析,依靠专业术语评判作品的乐评不同,此书跳出了专业的桎梏。他不在书中佶屈聱牙地讲解乐理,只写聆听时的心绪、旋律背后的人生,以及被音符裹挟而起的情绪。于他而言,欣赏音乐,不是一场技术鉴赏,而是一次灵魂共振,创作者“用心而非用脑”去写,聆听者“用心而非用脑”去听,

双方完成一场“有意义”的奔赴,作品方能抵达动人的境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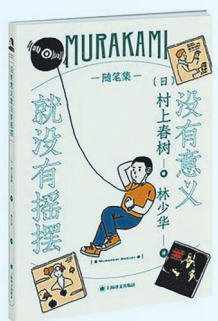
这便是村上春树独有的感知方式:一切艺术表达,技巧是皮囊,真情是骨架。音乐的摇摆,是灵魂的舒展;文字的动人,是心意的落地。无论写作还是音乐,那些能够让人自由摇摆的作品,内里一定藏着创作者与感受者笃定的意义,以及真诚的内在支撑。

不少读者觉得村上春树的小说清冷、疏离,这份特质,根源正在他的音乐审美。他偏爱不刻意张扬、不强行煽情的演奏,偏爱克制的律动、松弛的节奏,一如他的文字:少有激烈冲突与华丽辞藻,只是平缓叙写孤独、温柔、离别与坚守,却在文字缓缓摇摆之间,唤起读者对生活深沉的共情。

许多人匆匆走完一生,从未体会过“摇摆”的快乐,究其根源,是不曾为生活赋予属于自己的意义。

村上春树想在这本书里传递的,是一种松弛又清醒的生活哲学。所谓摇摆,从来不是外放的张扬,而是内心的松弛与自由:是疲惫生活里,愿意为一首乐曲驻足片刻的温柔;是喧嚣尘世中,守住自我热爱的笃定;是不随波逐流,用心感知万物,认真对待生活的赤诚。缺少意义的人生,永远不会拥有自由摇摆的底气;当我们心怀热爱、守住本心,以坚持与温柔慢慢为生活注入温度与追求,庸常岁月自会生长出独属于自己的节奏与律动。这正是村上颠倒那句爵士歌词的深意:不是律动造就价值,而是本心成就自由。

技巧可以模仿,节奏可以复刻,唯独为生活赋予热爱、为人生守住本心的意义,无从复制。心怀意义,方能一生自在摇摆。这大概就是此书留给读者最深的启示。



《没有意义就没有摇摆》
村上春树 著
上海译文出版社

书卷有情

给书斋取名

□蔡天敏

书房,古代称书斋或书屋,是人们读书写作的地方。

搬进新屋后,我有了一间书房。如何给书房取名,我颇犯踌躇。首先,我想到了鲁迅。鲁迅少年时代曾在“三味书屋”读书,在这里,他品出了其中的“一味”,便是“早”,还将“早”字刻在课桌上,当作一段岁月的座右铭。从中,我们能看见少年鲁迅在三味书屋勤勉向学的身影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书斋之名自有向外延展的意蕴。因此,我很想为自己的书斋取一个合适的名字。

于是,我搜集历代名人书斋命名的案例,大致可归为几类情趣取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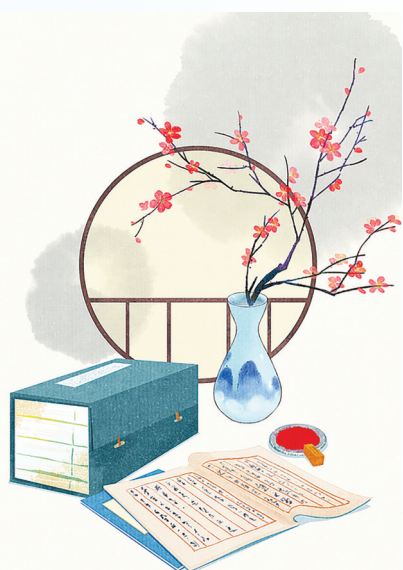
一是小。明代散文家归有光,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“项脊轩”,意指书斋狭小,如同人的脊背。就在这蜗居一般的小屋中,妻子伴他研墨习字,和他说起回娘家省亲时的见闻。这般情景,正是古人津津乐道的“红袖添香夜读书”的美好意趣。

二是俗。清代小说家蒲松龄,最善于从民间采集创作素材。夏日里,他常常备好凉茶,坐在村头路旁的树荫下,供过路人歇脚解渴;作为交换,行人歇息时要讲一讲世间的奇闻逸事。蒲松龄的书室名为“聊斋”,本就是泡茶闲谈之所,可供乡野之人随意驻足。这一书斋名,烟火气十足。而蒲松龄便是在这样一方天地里,写出了不朽的《聊斋志异》。

三是勤。明代文人张溥,书斋名曰“七录斋”。他读书十分刻苦,每读一文,都要亲口诵读、亲手抄写,反复七遍才肯罢休。长此积淀,满腹诗书,终成饱学之士。

四是洁。梁启超书斋名为“饮冰室”。他以冰自喻,寄托内心焦灼与自持的情志,为后人所熟知。

看过这些名人书斋命名的例子,再反观自己的书房,上面这几类意趣,似乎都不太贴合。当然,我从前也为书斋命名。还住在老屋的时候,三楼的木阁楼既是卧室,也是书房。阁楼外连着露天阳台,站在阳台上,可以眺望闽南小镇大半风光,池塘、林木、稻田、红砖厝尽收眼底,还有一条小溪汇入大海……那时我便把这间阁楼命名为“瞭望斋”,用意是此间可游目骋怀、逸兴遄飞;抬眼能饱览山野景致,伏案可阅览书卷、



(CFP 图)

深秋自有一番清宁



●深秋自有一番清宁,万物收敛锋芒,风也慢下来,妥帖安放枝头最后的果实与阳光。
——苇岸《大地上的事情》

●秋是第二个春,此时,每一片叶子都是一朵鲜花。
——阿尔贝·加缪《秋天》

●由那澄明万里的长空,到穗实累累的秋禾,你用红叶、征雁、秋虫,一样一样把宇宙点上含蓄淡雅的秋色。
——罗兰《写给秋天》

●尘世上没有永恒的事体,只有流逝,只有变迁。夏天再美,可是它也想感受一下秋天和枯败。
——赫尔曼·黑塞《枯叶》

●真正的富有感,是属于创造者的;真正的创造者,才有这种潇洒而悠然的风度。秋风翻动满树金叶,煌煌炫耀着秋天的富有。
——冯骥才《秋天的音乐》

●满树的叶子落尽之后,柿子便成了枝头的阳光,一颗颗圆实透亮,承接落日温和的霞光。
——周华诚《柿曲》

●秋末的美,不在于盛大喧哗,而在于万物慢慢收束,日光柔缓,空气清澄,果子落定,草木安然。
——陈冠学《田园之秋》

●深秋时节,你或许可以写一封信,让秋风刮过田野,让最后的果实长得丰满。
——里尔克《秋日》

《翩跹的回忆:吾师吾友》

内容简介:

此书收录作者回忆师友的若干文章。全书分四辑,涉及人物在现当代历史、文化、学术领域均颇具影响力,亦有海内外声名卓著的汉学家等,代表性人物如英千里、叶嘉莹、余光中、史景迁、钱钟书、夏济安、金庸、郑愁予、叶秀莹、李欧梵夫妇、冯骥才、席慕蓉等;还有作者个人生涯中遇到的一些平凡人物,如小学教师、普通同事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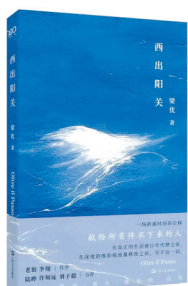


郑培凯 著
浙江大学出版社

《西出阳关》

内容简介:

作者从成长的小镇唐洋出发,途经不同地方,也抵达他亲手打造的地标“跳海”。在不断迁移的坐标中,他回望自己的童年、求学、漂泊、失败与重启。这本书记录一个人的生活,也为许多人保存曾经拥有或未曾拥有的生命经验。作者讲了自己的故事,也道出一代人的故事。



梁优 著
上海文艺出版社